

被天空磨平的面孔

主编 高旭旺 李 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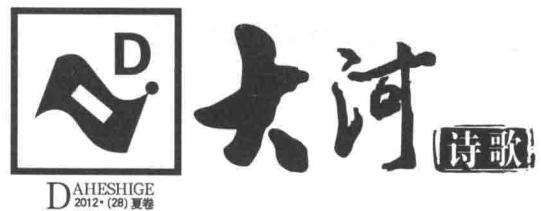


大河 诗歌
DAHE SHIGE

2012 · (28)夏卷

主编 高旭
李霞
执行主编 杨炳麟

DAHE



被天空磨平的面孔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河诗歌:被天空磨平的面孔/高旭旺,单占生,李霞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80765-634-0

I. ①大… II. ①高…②单…③李…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59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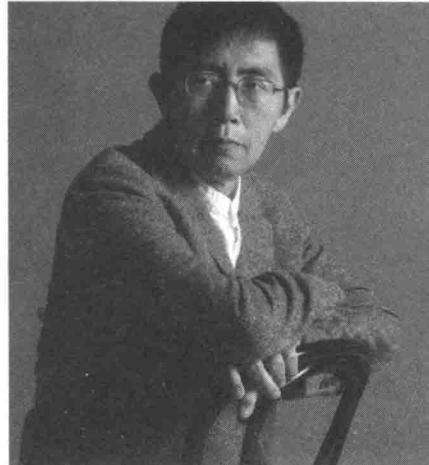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
字 数 144 000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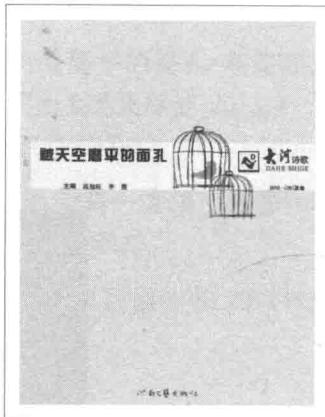
2012年·夏
名家贺词
MING JIA HE CI

青海清
黄河黄
北岛
2011.8.9

北岛先生，于2011年8月8日应邀出席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湖畔，在大河诗刊社社长高旭旺的恳请下，他亲笔为《大河》诗歌题词：青海清，黄河黄。北岛先生的题词，是给予《大河》诗歌编辑部全体同人的期待和厚爱。



北岛 原名赵振开，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中国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做过翻译，并在《新观察》杂志做过短期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代表作：《回答》、《结局或开始》、《一切》。于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美国等七个国家，他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创作，寻找机会朗读自己的诗歌。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现居中国香港，任香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刊名题字：王绶青

目 录

名家贺词 北 岛

【壶口雷】

07 生命原稿（组诗） 大 解

10 低声吟唱，心有所敬

——大解诗歌阅读印象 辛泊平

15 正午时光里的碎片（组诗） 高金光

19 在家的护佑下行走

——读高金光近作 易殿选

27 杜涯的诗 杜 涯

31 在苍凉时空中感受温暖 单占生

【昆仑峰】

34 汗漫自选诗 汗 漫

37 给事物重新命名（组诗） 潘洗尘

39 驶向喀纳斯（外二首） 沈 莅

44 潺潺的诗 潺 潺

46 谁拨动了草原的琴弦（外二首） 峭 岩

【入海口】

49 康桥的诗 康 桥

51 宁夏行（组诗） 马 非

52 辽阔之上（组诗） 大 卫

54 心底的尘埃（组诗） 晓 雪

57 沉寂也是歌唱（外四首） 王猛仁

59 隐形的力量（组诗） 郝子奇

【虎跳峡】

63 徐永春诗选 徐永春

65 遗落在风中的足迹（组诗） 向 迅

66 外省书（外二首） 丁东亚

67 在我身体里埋下火焰（外二首） 西 屿

68 感觉（外一首） 冀 学

69 三月 豫南 农村（外一首） 陶秉礼

70 庞清明的诗 庞清明

72 身边走过的民工（外一首） 严志明

73 向着绿的方向（外一首） 王芳宇

74 弹弓之间（外一首） 于 扬

【函谷关】

75 陈伯仲诗选 陈伯仲

主办：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河诗刊社
编辑：《大河》诗歌编辑部 地址：河南郑州市经六路26号索克豫发大厦B座405室A
邮编：450014 电话：0371-67067801 电子邮箱：dhsk1989@sina.com daheshige@163.com
网上投稿、交流平台：www.baihuali.com (百花里)

社长 高旭旺
主编 高旭旺 李霞
执行主编 杨炳麟
编辑部副主任 于萍 彭进
责任编辑 张娟 彭进
美术编辑 小刀刘 丁旭
本刊法律顾问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 张翼飞律师

- 77 纪念诗圣杜甫（诗词十首）………许东升
79 田德收古体诗选……………田德收

【非常道】

- 82 公刘：诗歌界的真“李逵”………吴思敬
86 2011年便笺……………海男

【龙门窟】

- 25 风雨同舟路 诗歌万里行
——纪念当代著名诗人王怀让逝世三周年
……………《大河》诗歌编辑部
26 诗人……………高金光
90 “陈贞杯”全国新诗大赛作品选登
马夫 屈松林 李俊杰 贺红
杨凡（24页） 张轶敏（73页）
潘景义（80页） 海青青（85页）
93 诗林快讯
95 第二届“中国·大河主编诗歌奖”启事
96 第二届“陈贞杯”全国新诗大赛征稿启事

稿 约

《大河》诗歌，立足中原，面向全国，追求“青年性、纯粹性、前沿性”，一年四卷，全国发行，欢迎赐稿。

主要栏目：

壹口雷：每期重磅大篇幅推出具有重要影响力或极具潜质的诗人一至三人；**昆仑峰**：力推成熟诗人佳作，重主题重策划；**入海口**：刊发中青年诗人作品；**虎跳峡**：刊发新锐诗人作品；**函谷关**：刊发古体诗词；**梳妆台**：刊发原创散文诗；**非常道**：刊发诗论诗评；**龙门窟**：刊发诗坛信息。

每季首月10日出版。定价：12.00元。

电子邮箱：dhsk1989@sina.com

daheshige@163.com

通联地址：郑州市经六路26号索克豫发大厦B座405室A

邮 编：450014

联系人：彭永强 丁旭

电 话：0371-67067801

网上投稿、交流平台：www.baihuali.com

HU
KOU
LEI

壶
口
雷



大解，中国诗歌的睿智者，又是一位最优秀的潜质诗人。这组力作，以凝练的汉字语境和清晰透彻的诗性，从社会的浮躁和社会的功利中脱颖而出，给受众一种鲜活的感悟，同时，提供了始终坚守有本源独立意识的新途径。诗人的自我觉醒和疯长的情愫，为“大河”增添了宽度和涛声。

——高旭旺



大解，原名解文阁，男，1957年生，河北青龙县人。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现居石家庄。主要作品有长诗《悲歌》、诗集《岁月》、小说《长歌》、寓言集《傻子寓言》等。作品曾获《人民文学》、《芳草》、《诗刊》、《星星》、《十月》年度奖，首届“苏曼殊诗歌奖”。



生命原稿（组诗）

■ 河北·大解

低头

在众多选择中 我只向命运低头
那不可把握的密码
和疲倦的黄昏 都在路口
等待我承认
而我是这样地执迷 在慢下来的
松散的岁月里 我只关注天空后面的事情
和渐渐来临的脚步声
我知道神的手 正在掩埋生命的真迹
万物在还原 时间和尘埃已经化为浮云
在这靠不住的世界上
生活敞开了太多的出口
而我只有唯一的路径
我必须走到底
才能回望自己的一生
当我在终点
发现命运也是假的
我只向不灭的真理低头 其他概不承认

生命原稿

时间从起点劫持了人们 生命是个押解的过程
自救和他救者都在用力
前者试图超越 后者背负着一生的罪行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如果出生是个错误 这我认了
如果死亡也是个错误 我只能选择永生

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我查过人的档案
从个人史到人类史 都是受造的
法则规定：人无权决定自身的事情

生命原稿藏在生命里
人在世上 本身就是个秘密

因此我决定放弃追索答案 任凭时间推动人们
我知道时间后面的推手 曾经接触过我的身体

那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和体温

自致

命运绑架了肉体 而你是挣脱了绳索的人
在身体之外散步 比自由多出一双翅膀

自我和他者的甲胄压了我一生
如今发现 战争来自内部 体外没有敌人

你和我截然不同 为什么是同一个人?
我的内心如此简陋 里面却住着争辩的灵魂

一个越飞越高 一个越陷越深
真理的空间被拉大 一再被悬疑和追问

就这样你和我在一体之内分居
引力分解为泡沫 像疏散的星辰

和解与恢复是多么难啊 可是我做了
我有统一的愿望 却没有必成的信心

请赐予我智慧和力量 我一边求告一边走
终于在远方接近了自身

——哦 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个人史

时间使我变厚 它不断增添给我的
都有用 有时我穿过一个个日夜
回到遥远的往昔 只为了看望一个人
有时我把一年当做一页翻过去

忽略掉小事
和时光留下的擦痕
岁月被压缩以后挤掉了太多的水分
能够留下的不是小幸福就是大遗憾
有时我把十年当做一个章节
倒退五章 我就回到了幼年
人生就像一本书 当人们读到最后
把书卷轻轻地合上 看到我过于菲薄
我只能深深地抱歉
有时我把百年看做一世 万年过去
我就是生命潮水退落后
留在岸上的一粒沙子
百万年后 我才能回到神的手上
成为一粒真正的灰尘

定居在异乡

我研究过历史和现实 就地理而言
人群往低处流动
那些生在高处的人顺着斜坡
向下迁徙 聚集在平原或沿海地带
大海也拦挡不住的 只能漂到别处

我不想到别处去 我滞留在
一座发胖的城市里 这座城
有一半的人来自高处
另一半已经衰老
还有一些早已融化 只剩下模糊的姓名

我也是从高处来的 我的故乡在山上
离星星不远 那里经常有人出生
然后溜走 直到死后也不回去

我的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人



死死地守住异乡
创业 生育 定居 抱住人生不放
就是上苍反复邀请 也不肯答应

我常常想 我这个临时的身体 空虚的心灵
是否太轻了 几乎没有能力
沉在洪流底部 抵抗时间的流动

变数

那一年 在黄河冲积平原上
我夜观天象
看见事物运转的规律
与人们的命运连在一起 我甚至
发现了自己受命的星辰

我顿时惊呆了
遂退守到灯火聚集的一隅
至少有三个人看见我
背着手 在屋里来回走
不停地走 然后推门而出

那一年我的心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惊异于生活中涌起的波澜
并对未知的事物保持着敬畏

后来 属于我自己的星辰
运行到不可知处 我听从了它的指引
走到如今

轻

在生活的浮力中 人需要自重
才能沉下心来 稳住自己的一生
否则你就是泡沫
胀得越大 里面越空

有时我飘起来
有时我深深地自责 因为羞耻而脸红

我知道所有错误 都是自己的错误
我自信地来到这个世界 却迟迟不悟
耽于浮华而虚度了多少光阴

现在 让我静静地想一想
让我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倾诉疲惫 然后重新上路
与世界重逢

黄昏

太阳落尽以后，身影回到体内。远山重叠在一起，轻于一张剪纸。
黄昏抹去了凌乱的事物，不必存在的，就让它消失。一次次消失。
我就被遗弃过。我消失过无数次，重现了无数次。我是剩下的。
当暮年与暮色合并在一起，吹长号的使者赤脚从远方带来新消息，
我将脱下衣服，在河水里洗浴，临行前用右手掩饰住内心的欣喜。

低声吟唱，心有所敬

——大解诗歌阅读印象

■ 河北 · 辛泊平

—

在文学史上，有两类诗人耐人寻味，一类是时代的歌手，一类是生命的倾听者。前者总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与世俯仰，让他们的声音和时代一同起伏，形成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震耳大音。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与时代同步的诗章很容易被人忘却，只剩下文学史上的意义，缺少生命上的启示与深刻。而后者却似乎与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符合季节的韵律和生命的节拍，在近乎归隐的情绪之中，梳理着心灵的枝丫，清洗着灵魂的斑点。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容易分出这两类诗人的重量，从人类学的层面上，我们却很难分辨其诗歌价值的高下，如果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则又显得过于意气用事。所以，最有效的读法，只能是避开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回归阅读的最终印象，于多元的文本中寻找最直接、肉感的发现和感动。在我的印象

中，大解属于后者。作为当代重要的诗人，大解似乎从来没有处于诗歌艺术的风口浪尖，相对于当下喧嚣的流派和林立的山头，大解显得那样遥远和古典，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争论中展露峥嵘，然而，你却无法绕开他，他用他扎实的文本叙说他的观点，传递他写作的重要性。他一直在写，用他的笔，用他的感悟，用他的灵魂，在书写生命的节奏和灵魂的纹理。

大解喜欢收藏石头，近乎石痴。在我看来，这正是大解对生命的姿态。他看石头，不仅仅是用艺术的眼光看石头奇绝的脉象，而是以生命的感觉去拥抱石头。在他眼中，石头和人一样是有呼吸和体温的生命，所以，他才能“在一块石头上发现了月亮”（《发现》），感知到石头沉静中的体温和神秘。从一粒沙粒看世界，这是佛陀的智慧，也是诗人大解的生命哲学。那种久远的感动，是诗人最初听到的生命回声，也一直支撑着诗人走过红尘的磨砺和洗礼：“我只



听到过一次它的叫声/我想 它一定是只美丽的鸟/我一边想 一边赶路/我一边赶路 一边回忆/慢慢地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对一只没有见过的鸟，诗人竟一下子痴迷几十年，那不是出自猎奇，而是真正把那种婉转、自然的叫声当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对鸟儿、石头如此，对人也是这样。在大解的心中，朋友没有有用无用之别，而有情趣之分，正如那段经典的“雪夜访戴”，只要有趣，那就是理由。一切都自然而然，简简单单，复杂的其实是世故的人心。在《去山中见友人》里，在未见到朋友之前，诗人想象朋友相见之时的深情，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山村里没有复杂的事物/我去找他 就真的见到了他/他确实笑了 高兴了//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李白去见汪伦的时候也是如此”，拂去尘埃，还原生命本来的简单，便能充分体验到摒弃欲望之后的丰盈与自足。这个过程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在一点点擦去耀眼的花絮之后，便能抵达一种久违的诗意人生与诗意伦理。

“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而现在我已变老/几百年后 我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唉相对于山脉/人生和世事竟是如此之轻”（《过眼云烟》），面对神秘而深厚的自然，诗人是虔敬而谦卑的，在自然的演变和生命的轮回中，他看到了无语的自然有它自己的人生，它的重量我们无法承担，它的辽阔我们无法抵达，人在自然里，犹如一滴水滴进大海，虚无而渺小。我们只是构成自然的另一个维度和天空，并没有达到与自然之母分庭抗礼的独立与自信，我们只是它的一部分，我们没有骄傲和狂妄的理由。“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我查过人的档案/从个人史

到人类史 都是受造的/法则规定：人无权决定自身的事情”（《生命原稿》），这是人的局限，正因如此，人类的谦卑才有了高贵的光芒。在群山深处，村庄出现和消失没有声音，人也是类似泥人，“渐渐成了幻影”（《渐渐成了幻影》），可以这样说，大解对生命与自然的虔敬不仅仅是生命的姿态，更是一种彻底交还自我的“给”。

在《感恩书——写在五十岁》中，短短的几行诗，几乎就是诗人对一生的回顾与反思。生命的最大收获就是没有遗憾，而诗人回顾往昔，反观内心，释然地说出这一句，那就是源自扎实人生的充分自信，“我所做的和我必须做的正好相等/剩下的事情顺其自然 任它水到渠成”。这样的人生是简单的，但同时也是丰沛的。因为，该做的，诗人已经做过，那种“我无力到达的广阔的领域”，不仅仅是诗人个体的遗憾，还是人类整体的宿命。面对世界与生命的残缺与不足，我们看到更多的怨天尤人，而内心强大的人才能坦然地领受生命的光明与黑暗，而且“怀着感恩的心情”。当然，领受命运不等于删除生命美好的愿望，诗人在持久思考报答的问题，而且，“想到这些 我的心/渐渐红了”。这也是“给”的信号。“我要”，是人的呼吸，而“我给”，是上帝的声音。这一给一要，便是上苍与红尘的清浊分界。诗人渴望光，更渴望“变成一束光融化掉命里的杂质”。在上帝面前，诗人如赤子一样虔诚与谦卑，通体透明。作为人之子，俯下身子却体现了人生的高度，作为诗人，压低声音却赢得了持久的回声。

二

从“要”到“给”，与其说是人类行为方式的转变，毋宁说是心智与情感的成熟。反映在诗歌写作上，那些“要”的作品总是显得肉欲十足，棱角峥嵘，要房子、车子、票子和女人，要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要社会关怀，要地位尊严，仿佛世界或者时代就欠他一个人的。世界当然不欠任何人的，所以，这种诉诸物质的欲望肯定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于是，他就开始牢骚，开始骂娘，开始玩世不恭，游戏人生也游戏自己。这样的诗作多乖戾之气，甚至践踏普世的伦理，所以，容易刺激读者的感官和眼球，也容易和某种风气形成共鸣，常常以“先锋”的面孔出现。

而当心智与情怀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反观自我，往往你会发现世界给我的已经太多，而我所能给予的却太少，于是产生了羞愧，走向了感恩，最终倾向于“给”的立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奉献（在这里，奉献不代表意识形态方面的界定），这时，便接近了上帝的荣光。“一想到我这泥做的身体/也能成为圣殿 我就感到不配/但我已经蒙恩”（《蒙恩书》），生命的局限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苍白与无力，局限与残缺，于是，再一次面对曾经诅咒的世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然后深深忏悔，在忏悔中接近谦卑的高贵与尊严。所以，优秀的诗人都是关注“小”的，小的生命，小的悲悯。然而，这“小”中有大，正如那位甘做仆人的人之子，他的眼中是弟子的鞋子，而心中却是人类的救赎。

小到什么程度 才能和蚂蚁互称弟兄

跟它们一起爬树 奔跑 搬运
小到什么程度 才能被蚂蚁抱在怀里
小心呵护 睡吧 睡吧 可我就是不睡
像一个不听话的昆虫

我设想过许多种变小的方式
可我太大 太老了
生活从我心中取走了火苗 换成灰烬
我已经冷下来 变成一个软化的石头
失去了童心和激情

如果真有一只蚂蚁称我为兄弟
我将跪下来与它结拜 我们互相尊重
从此我将小心走路 注意脚下的生灵
我愿意照看它们的宝宝
拍抚它们的蛋 轻声地说
醒醒 醒醒吧宝贝 可它们就是不醒
像我那贪睡的女儿
翻个身 继续做梦

——《小想法》

是的，和蚂蚁结拜，互相尊重，这是伊甸园里的世界，是佛陀心中的大同，也是诗人虔敬的生命伦理。近些年来，我们似乎一直都被灾难包围着，非典，地震，海啸，矿难，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层出不穷。在巨大的灾难面前，生命脆弱而微不足道。泪水，似乎总是苍白的样子，没有重量，也没有体积。我们所谓的众志成城，我们所谓的大难兴邦，只是在灾难之后才显得可信，只是在影视之中才显得有力。而在灾难的旋涡中，那些漂亮的词语轻如鸿毛，它无力挽救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它无力应答一个已经消亡



的灵魂。而我们，却只能在这种近乎自欺的情绪之中消磨我们的恐惧和同情，然后，继续那种习以为常的日子，感动着庸常的感动，悲伤着庸常的悲伤，然后，柴米油盐，然后，日常的琐碎。

当一切尘埃落定，那些灾难很快如过眼云烟，纪念只是一种平衡心理的手段，自省和忏悔在远方。因为，命不在我，我本无辜。似乎，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责任，犹如残酷的集中营，那只是几个纳粹的罪过，我没有亲历，那就与我无关。狭隘的经验主义，流行的生命姿态。然而，当我们真正反观自身，深入灵魂，就能发现，我们的身体之中、灵魂之内，也有如黑夜一般的暗，也有如冰凌一样的冷，也有如铁窗一样的阴，也有如刀剑一样的酷，我们没有亲手杀人，但我们也会用冷漠杀人，用麻木杀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个人身上都有血腥的味道。所以，在上帝那里，所有的人都是罪恶的，人生而有罪，我们不需要辩解，不需要抗议，我们需要忏悔。正如大解所说“如今发现战争来自内部 体外没有敌人”（《自致》）。

而在彻底觉悟之前，我们曾经无比虔诚地相信真理就在自己手中，然而，却在所谓真理的引领下制造了令人羞愧的荒诞和灾难；我们骄傲地宣称人是万物之灵感，却在不知不觉中践踏了自然的法则。诗人了解这个悖论，所以才会谦卑地说出“羞于说出真理”、“不敢以人类自居”（《心有所敬》）。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谦逊，更不是反人类，而是真正洞悉了那种膨化文明的悲剧，虚拟真理的狂妄。哲人说人是会思索的芦苇，说出的正是人类渺小的本性。然而，也像自然万物一样，我们必须领受这样卑微

的命运，领受属于自我的悲与喜，爱与恨。

三

表达这样的认知是痛苦的，因为，一旦获得这种与日常经验截然不同的生命感，我们往往会被这种恐惧和自责淹没，甚至窒息，要清晰地表达，必须有不同寻常的冷静和从容。因为，一旦没有节制，我们或者失语，或者被非理性俘获，跌进意识的泥石流。而大解的诗歌，却是那样能自然而然地避开这两种危险，达到了高度的节制和清明。我理解的节制，绝不是那种随意抽取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而是既能维系诗句之间微妙的粘连，又能真正删除那些依附主体的枝丫。那种过于抽象的意象叠加，它的突兀和奇绝，只能对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读者有效，对于大多数读者，它们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词语组合。对于写作者而言，我们无法强迫他人理解你的写作，更无权力要求他人接受你的技巧。

大解的节制，体现在诗歌中，是词语和情绪的高度合拍，是词语对情绪准确而清晰的传递，不超前也不滞后，不过度诠释和夸张，也不故意留白，让词语本身完成诗歌的意义。所以，读大解的诗歌，你永远读不到那种夹生的感觉，而是贴心贴肺，水到渠成，不用你费神猜测，也不用精神高度紧张，你可以随意地读，随意地想，但最终你还是会回到诗人构建的诗歌通道，领悟诗人语言的娴熟，感受诗人灵魂的呼吸。我们当然看重那种陌生化的语言，它们的有意组合可能构成足够的张力，但如果为了达到陌生化而不顾词语之间的基本的逻辑关系，那是

对语言伦理的践踏。陌生化对于写作者而言，只能是表达效果，不能成为终极目的。大解深谙此理，所以，他选择了恰如其分的节制和有效的清晰。

可以这样说，阅读大解是没有难度的，因为他清晰的表达；然而，真正体悟其诗歌简单背后的深邃，却有另外的障碍。那个障碍不在词语，而在生命。只有读者自身也有相同的情怀，阅读的价值才能真正出现。论述诗歌的难度却并非易事，是技巧的难度，还是灵魂的难度，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诗人可以和任何工匠一样，通过训练一点点抵达修辞的、节奏的、结构的完美。然而，即便是这样，相同手艺的诗人的作品成色却相差甚远。其中的差距，最终还是来自情怀的宽度和灵魂的高度。一个没有情怀的诗人是走不远的，一个没有灵魂高度的诗人是无法洞悉生命秘密的。技术无法解决灵魂的难题。所以，内在的修为，比技术的训练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我理解的诗歌难度就是灵魂的难度。而大解，则早已占据了灵魂的山峰，在那里，低声唱出了灵魂的基本元素，如赤子般，以好奇和敬畏的眼神，打量这个充满可能和奇迹的世界和灵魂。

然而，在网游、文摘流行的快餐文化背景下，大解这种沉静、智性的写作却往往被遮蔽在五花八门的段子和噱头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荒诞的娱乐至死和无聊的肥皂剧，缺少静下来反观自身、打理灵魂的心境。即使明白那种灵魂缺席的生活是一种病态的生活，也无力自拔，因为习惯，因为沉溺。所以，只有继续那种没心没肺的生活状态，快乐至死也好，痛苦沉沦也罢，反正就是不愿意转身回头，走向上帝指引的窄门，完成生

命的终极救赎。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生命的悲哀。是的，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我们盲目地相信文明的力量和科技的光芒，却忽视了人类史中的另一极——人性——也是维系这个世界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一个只有科技文明的社会是可怕的，因为，人如果变成毫无生命感的齿轮，那必然会走向人性的反面，走向违犯人性和自然法则的生命异化。那是人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落园”，是一种打着文明旗帜的人性自戕。所幸的是，在这种寂寞的叩问与追寻的精神之旅中，大解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思考，他依然沉潜而稳健地走向通往灵魂救赎的道路上，用心灵回答尘世，用灵魂擦亮暗夜，用他干净的诗行书写自然的神秘，人生的意义，以及灵魂的高度。

（作者系知名诗人、评论家。曾在《诗刊》、《星星》、《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选刊》、《青春》、《文艺报》等近百家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





高金光，笔名了然。1964年出生，河南淅川人。中共党员。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历任《教育时报》编辑；《河南日报》文艺处编辑、副处长，经济新闻采访部副主任；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副总编辑。高级编辑。河南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生命之旅》、《自由落体》，散文集《太阳与大地》、《为自己叫个暂停》，文艺评论集《浅草集》、《陈奎元诗词赏析》，共六部。文艺评论集《浅草集》获河南省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正午时光里的 碎片（组诗）

■ 河南·高金光

陪母亲说说话

母亲爱听我说话
儿子的话 说得越杂
她越爱听

可是，母亲听不到我说话了
母亲听不到 我还要说
陪母亲说说话
现在是我孝敬她的唯一方式

我要跪在母亲的坟前说
我要将脸贴到母亲坟前的黄土上说
我要像从前陪母亲说话时候的样子说
天南海北随意地说
痛苦欢乐尽情地说

我要对母亲说说我的思念
说说没有母亲的日子里儿子心中的凄苦
最重要的 我要说说父亲的健康
说说几个弟弟妹妹的工作生活

说说她的孙子孙女的学习进步
说说唐河新居房间里的陈设
说说邻里乡亲们对她的挂牵
总之，我要把最想对母亲说的
一一说给母亲

陪母亲说说话
我才能安心
母亲才能放心

安息吧，苦命的母亲！

我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
这么简单的问题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
还真不好回答

母亲生我在淅川
我葬母亲在唐河
儿子的心是和母亲连在一起的
请你帮我回答
我是哪里人？

回唐河

我必须首先想到母亲
才明白自己应当回到哪里去

母亲在哪儿
哪儿就是家

母亲分明在唐河

可每一次回家的时候
为什么最先跳进脑海的总是淅川

因为南水北调迁徙到外乡的淅川人
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
有同样的感受

我对父亲说

我对父亲说
让我代替母亲
来料理咱们的家

咱们的家
什么都可以不装
但太阳能是必须装的
这是母亲生前的憧憬
母亲爱干净
我要让她知道
咱们的家
从此热水天天长流不断
冬天洗澡的时候
再也不用发愁

咱们的家
什么都可以不买
但洗衣机是必须买的
这是母亲生前的愿望
母亲爱美
我要让她知道
咱们的家
从此将彻底告别搓板
手再也不会越来越粗糙